



猪头

手记

余人
独唱寂寞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猪灵手记

余人 独唱寂寞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猎灵手记 / 余人, 独唱寂寞著.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7-5178-1906-6

I. ①猎… II. ①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5997 号

猎灵手记

余人 独唱寂寞 著

出品人 鲍观明 汪海英 张 潇

策划编辑 胡珊珊 潘冰豪

责任编辑 沈 娴

责任校对 何小玲

封面设计 叶泽雯

封面插图 郑思佳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云广印业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434 千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1906-6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1

目录

第一章	离若	001
第二章	红莲	009
第三章	蜘蛛	017
第四章	饕餮	025
第五章	共生	033
第六章	团圆	041
第七章	幻真	049
第八章	善恶	057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青城	半灵	寻访	故事	重逢	山中	逝去	重黎
122	114	106	097	089	081	073	065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章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五章
言咒	白泽	冷血	清醒	魔物	夜养	剑匣	无力
251	243	235	227	219	211	202	194

第十七章
霸下
130

第十八章
庸奇
138

第十九章
从心
146

第二十章
瑶草
154

第二十一章
守护
162

第二十二章
成长
170

第二十三章
苜圃
178

第二十四章
意义
186

第三十三章
应和
260

第三十四章
生存
268

第三十五章
涅槃
276

第三十六章
花灵
284

第三十七章
穷奇
292

第三十八章
信任
300

第三十九章
意海
308

第四十章
恶兽
317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一章
结局	残杀	弄蛇	心灵	梦魇	天机
365	357	349	341	333	325

第一章 离若

我每天晚上都在外游荡，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寻找一只叫离若的灵。可是已经过了两年了，依然一无所获。

我第一次见离若，时间是八年前。

我站在四楼的窗户旁望着楼下交错纵横的马路，原本每天都是繁华场景的道路，这次却异常奇怪，路上既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四周空荡荡的，甚至连声音都消失了，仿佛一座静谧而诡异的空城。

天空有些暗淡，楼与楼之间有些薄雾，让人感觉缥缈而有些恍惚。

这不是梦境，而是我亲眼所见的真实场景。

在这样的景况之下，我的视野中只有一个女子的身影，在十字街头来回穿梭。

她穿黑色的连衣裙，长长的发飘着，手中提着一个黑色的布袋。我可以肯定她迷失在了这个地方。因为她总是在红灯处停下来朝四周张望，然后自以为正确地选择一条道走，可要不了多久，她又会回到那个地点，那个红绿灯闪烁的路口。

我感觉自己在观看一只走迷宫的小白鼠，看着她的彷徨和不知所措。

我突然想笑，杯子在我手中颤抖着，水溢出来些。我想我此刻跟神一样吧，既不想上去帮一把，也不想知道她到底在干什么，而只是平静地望着，像看一个笑话。

待我意识到自己的麻木不仁时，那个女子的身影已经不在那个街口了。

我终于还是忍不住走下楼去，想要看看那个女子到底为何被囚。

我承认自己在某些时候太过好奇，又在某些时候太过心软。尽管我知道人的世界和某些世界是不相同的，就如奇峰跟我说过的一样，“即使你发现了另一个世界，你也最好装作一无所知，与其擦肩而过，避免麻烦”。

然而很多次，我都觉得人的世界太过单调了，在有机会与其他世界接触的时候，我都假装不经意地靠近。

我不知道那个女子是灵或是某种特别的東西，但我知道她闯入了一个事先就布

置好的法术结界。

我走下的是我大学时期的教学楼，而那个女人，便是离若。

走下楼的我却被突如其来的喧嚣弄得措手不及，以往繁华的学校如今依然繁华。难道先前只是我的错觉？

我开始左顾右盼，寻找先前见到的那个女子，尘土飞扬中，我却再也找不到她了。竟只是惊鸿一瞥，我有些无奈地摆摆手，转身回到了校内。

我自认为是个浪漫的人，我相信某一次邂逅会产生些别有深意的故事，然而我又是生性木讷的，对人的生疏感让我和每个人都保持着距离。我期待着有某些特殊的存在可以让我似与人打交道那般无助。

所以可以想见，当我以为是一个机会，而现实却给予我沉重一击的时候，那种尴尬和落寞的心情是无以言表的。

在人前，我只是个小屁孩子，平凡到随意丢在人群之中就无法找寻出来，但一直以来，我觉得自己的存在是独特的，至少在某些东西面前，我可以自傲到背手俯视。

我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模拟一个画面，带着微笑、胸有成竹地望着别人，眼神中无比挑衅和雀跃地说：“嚯，你是灵吧？”

那将是件多么惬意的事，只是那样的画面还没有机会实现。

从那之后，我开始习惯在特定的时间看楼下，关注那盏红绿灯，却再也无法看到那个女子。她就仿佛只是为了挑逗我一样，将一块五彩的石头放在我眼前晃一下，然后紧紧地握住再也不让我看，死死牵住我的心。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仿佛你遗漏在房间的某样物品，想找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不想再找时，它却自己滚了出来。

只是这次，是人，或者说是类似人的某样东西，那个穿白裙的女子。

我斜背着挎包，双手插在裤子的口袋中，漫不经心地准备横穿马路，抬起头时，那个女子站在斑马线的对面，她张望着四处寻找出口，一如既往。

周围的人群犹如浓墨入水般淡去，空气乃至一切都开始模糊不清，万物沉寂。

我的心跳加速，嘴角却莫名其妙地现出一丝笑意，脚步开始向着对面的方向迈出。

她很像一个人，从头到脚，从发丝到如玉的皮肤，我甚至闻到一丝淡淡的香味，那种安宁而让人平静的香味，我想那大概不属于任何一种香水所散发出来的味道，而是她天生就有的。

她的眼神迷茫中带着些无知，犹如一个失忆的人，而她的唇，有着细腻的纹路，水

润丰盈。她看上去比我大，二十来岁，身材苗条。

我所知的一切告诉我，她是个灵，然而我排演多遍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我痴傻地站在她的面前，喉咙哽咽着，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我就只想静静地看着，一直一直，我甚至不记得，在灵的面前，我该保持人的高贵仪态。

奇峰说，我之所以能感觉到灵气是因为我中了雪女的诅咒，红莲虽然平衡了雪女诅咒的危害，但只要有其他灵气存在，红莲就会无法再克制，诅咒所表现出来的疼痛和其他反应就会突现。

归根结底，我是该远离灵的，否则就是自讨苦吃。

我终于还是忍不住伸出手去触摸，那一刻，我单纯地想感觉一下灵气的冲击。

一只可以幻化成人的灵所带的灵气，应该能让我非常疼痛吧？

我的手鬼使神差地托住了她的下巴。她没有反抗，只是望着我，也不说话。

我僵住了，一切的美好轰然坍塌。

因为，这个我以为是灵的女子，身上没有丝毫灵气。

而对一个人类做出如此的行为，从道德和法律上来说，都是不被允许的……

那天，大学教学楼下，一个怀疑自己患了幻想症的十八岁的少年托着一个看似二十岁实际上不知道多少岁的女子的下巴，尴尬地凝望着她，没人打扰。

多少年来，我都拒绝回忆那个场景。

自从那天街头的尴尬邂逅之后，那个白裙的女子就开始跟在我的身后，仿佛鬼魅一般，无论我如何金蝉脱壳，她都能找得到，到最后，连我住的地方都被她找到了。

离开家乡到城市里读大学之后，不能忍受集体宿舍的我自己在外租了间小阁楼。屋子不大，在江边，很安静，而且清晨和晚上都会有带着水汽的风从江面吹来。

房东有两个女儿，是双胞胎，刚上小学三年级，我给她们补习功课，而我因此得到了免费住宿的权利。

房东就住在楼下，每晚补习完之后，我会上楼睡。

“如果在我的家乡，随意调戏一个女孩子一定得负上点责任，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不管你怎么想，我绝对不会为了一次失误而担负莫须有的罪责，而且，你是成年人，想得应该比我清楚，所以……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跟着我？”我觉得自己真的是错得太离谱了，不仅弄错了类别，还惹了一个大麻烦。

在住处楼下的门口，我再一次跟她说了这些话。

她不回答，只是背靠着墙壁扑闪着眼睛，脚后跟不时地踢墙。我已经有些无法忍受了。

其实身后跟着个美丽的女子，很多人求之不得。可是，上课的时候，她在楼下站

着；走路的时候，她在后面跟着；我上楼睡觉了，她就在楼下路口等着。

这就是她的难缠之处。

事情太过离谱就很难让人接受了，更重要的是我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能让人如此着迷。

“我听说刚出生的小鸡小鸭之类，会跟上它所见的第一个会动的动物或是器具什么的，把它当妈妈。你该不会也有这样的情结吧？”我疑问道，话语中夹杂了太多不爽。

老实说，看她似乎有些智力低下。如果真是失忆症患者，有这样的行为也不足为奇。

她没说话。

我只能彻底无语。

世界上最难对付的不是口若悬河、夸夸其谈的辩士，而是木讷不开口，一棍子下去也不出声的闷葫芦。

不出声，别人就永远弄不清楚你需要什么。

我怀疑，她是个哑巴。

我索性也不走了，坐在道旁的石头上，叹气地望着她。

“那……”她突然说了一个字，也许是一个音节。她指了一下远处，从未有过表情的脸上闪过一丝笑，异常抽搐的笑，很恐怖。

我很高兴，因为她终于开始表达什么。我顺着她的手指看过去，远处有架打棉花糖的小车，周围几个小孩在欢快地吃。“要糖？”

她走过去，伸手直接在那车上抓了一把，将整团糖云全部抓在手中。我一阵尴尬，还未待那小贩喊，连忙把钱递上去。

我实在无法忍受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吃个糖弄得头发、脸上到处都是。

“该这样吃，我教你。”我几乎是有些霸道地抢过糖棒，用手抓了一缕，送到自己嘴边。却突然见她张着嘴，手指着糖“咿呀啊”地说着，敢情是要我喂。

我能不喂吗？

“现在的小孩啊……”戴着眼镜的大叔大妈摇头从我身边走过去，指指点点。

而嘴里含着棉花糖的她却眯着双眼，若无其事地享受。

这时候的我，第一次发现她笑得真正自然起来。

第一次指挥我得逞之后，她开始变本加厉，也不像以前那般含蓄了，直接跟着我进了家门。

我刚打开门她就直接扑了进去，然后指指头又指指某洗发水的海报。

洗头！

洗头也要我帮忙？

“我家傻姐姐，呵……呵呵……”房东太太刚好上来有事，还不待她问，我赶紧主动解释。

除了棉花糖和液体的糖之外，她竟不能吃任何其他东西，饭菜刚刚入口就会呕吐。

她很少吃东西。大多时候，她都在模仿我，我笑她也笑，我叹气她也叹气，刷牙的时候弄得满嘴泡沫，读书的时候把书拿反，还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

我失去了我的床。

她就如流水入沙床，融入了我的生命，以至于我都没弄清怎么回事。

如果把她当作一个一无所知的学童，会发现她学东西很快，语言、行为，甚至文字。

“在远古的时候，灵纵横，庇护民众的意念成了强大的神般存在，所以很多城市都会有守护神，那些闯入城市的灵会被强大的神力攻击，神骸俱散。纵使有一些保全下来，也会被结界囚禁，永远无法突围。”告诉了我名字的离若盘坐在窗台上，迎着窗外的江风。

“还有这一说？”我笑笑，削着手中的苹果。苹果榨汁，她还是能喝的。

“我就是其中的一只啊！”离若回过头望向我，瞳孔突然变幻，闪过些碧绿的光，犹如一只猛兽。

“我知道。”我平静地榨汁，然后递给她。

灵这类事物，对我来说稀松平常。

“但你知道吗，每个人、每只灵，凡是有意念的一切，其实都是有守护神的。”离若见我没有丝毫吃惊，有些不甘地嘟了嘟嘴，继续说着，“因为活着的都很脆弱，没有守护神，很多东西都很难继续生存下去，你，应该就是我的守护神吧！”

“也许相互守护也说不定呢。”我伸手抚上她的面容，即使是在瞳变的状态下，我依然无法感觉到她的灵气。

这个世界，总有些东西是为了某人而特别存在的吧。

就这样，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六年。

两年前的冬天，圣诞节，是我最不愿意回忆的日子。

那一天比往常寒冷很多，窗外下了很大的雪。

门一打开，我就忍不住哆嗦起来。

离若替我系好围巾，握住我的手，连她自己的手，一起塞进我的大衣口袋。

她的手永远都很温暖，可我还是畏缩，又退回屋内，掩上房门。

“我不想出门。”我对离若哀求道。

雪女所到之处，茫茫大雪，而雪这样事物，犹如我的噩梦。

“可今天是圣诞节，你答应陪我看电影的。”离若嘟着嘴。

我最怕她撒娇，一撒娇，我就可以为她去做任何事情，于是我深深地吸一口气，再一次拉开了房门。

那架势仿佛不是要出门，而是去送死。

离若了解我胜过我自己，所以掩嘴偷笑。

出租车行驶得很缓慢，窗外的雪花开始飞舞。我颤抖着缩在离若怀里，捂着右眼，忍受着肉体 and 骨骼的双重折磨。

是的，疼痛，以及压抑的气氛，就如我任何一次触碰灵。

雪花便是雪女的灵法。她们使用着最浪漫的灵法，让小孩、恋人充满了喜悦。

却让我独自承受苦痛。

如果不是离若，我几乎要破窗而出，擒杀这该死的雪女。

我已经不记得那是几岁，但我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季，雪绵绵不绝地下着，仿佛要将整个世界淹没。

我待在屋子里，裹着厚厚的被子，烤着火炉。

父母都不在家，偌大的屋子就只有我一个。他们很忙，又怕我一个人在外出事，一再叮嘱我不要出门。

我害怕父亲的严厉，所以总是照做。

小孩子也许不懂得寂寞这个词，但孤独却是能够感受得到的。我透过窗户看着外面嬉戏打闹的小孩子，看着他们将手中的雪球扔来扔去，他们兴奋异常。

苏雅就在那时候趴在了我面前的窗户上，哈着热气，盯着我笑，眼神明亮，犹如一潭清水。

她推开我家的门，仿佛与我熟识了很久。她叫我哥哥，然后拿出糖果，陪我玩游戏。

我笑得很开心，我一直觉得那个冬季是我至今为止最开心的冬季。因为有人陪着我，而她似乎并不在乎只有我在身边。

一个星期后，大雪停歇，厚厚的积雪覆盖地面。

那天她没有来，我在窗口看到她和另外一个小女孩在一起。我看着她们躲在一棵大树后面，那个小女孩伸手挽出个奇怪的手势，她们的头顶上就开始飘落雪花。

这似乎是她们的秘密，而我一直掩藏门后，看着这一切。我并没惊讶那个小女孩是如何做到可以变出雪花的，只是心怀嫉妒，恨她抢走了我的朋友。

唯一的朋友。

有一天，我看到那个小女孩从院子外面慌张地跑进来，四周张望一下之后，变成一个巨大的雪人立在院子里。随后，一个年轻的男子闯了进来，四处张望，仿佛正在寻觅什么。

“叔叔，你在找人？”那个冬天我第一次走出门，我猜想这个人可能是小女孩的父亲，也许是其他的亲人，总之，我幻想着他能将女孩带走。

“对。小朋友，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女孩跑进来？”他似乎很友善。

我指了指那个雪人：“在那呢，你把她带回家，别让她来了，我不喜欢她。”

我感觉那个男子笑得有些邪恶。我不敢再留下来，转身准备走，可我又想亲眼看着他亲手把她带走。

转头的一刹那，我看到一线红红的火焰刺穿了雪人。

那雪人发出悲惨的叫声，扑倒在地上，慢慢地变成小女孩的模样。

也许是我突然的回头让那个男子感觉到了，他拔出那把燃烧着火焰的长刃，有些不知所措地望向我。

“不要怕，她是灵，所以叔叔……”他没能说出后面的话，因为他背后的小女孩手握一根长长的冰锥，刺穿了他的胸膛。

也许我那时逃离还来得及，可是我站在那木然地看着那一切，直到年轻男子反手割开了小女孩的脖子。她颈项的血激射而出，落在我身上，朦胧了我的右眼。

她倒地不起，那双圆圆的眼睛怀着怨恨没有闭上。

“雪女的诅咒。”那个男子不顾胸口的伤口，一步步朝我走来，将他的大手覆在我脑门上。

我呆呆地不敢动弹，慢慢地，世界陷入了黑暗。

我不知道事情到底是如何结束的，直到后来妈妈告诉我，我在那个冬天一直昏睡。长大之后的我去问过这场血案，却没有人知晓半分。

“哥哥，你的右眼怎么流血了？”有人将我推醒。

我惶然惊醒，看着身旁之人。

不是离若，是一个陌生的小女孩。

电影放映厅内，看电影的人在陆续离开。

电影已经放映完了，而我，在看电影的时候睡着了。

离若呢？

我站起来，四处寻找她，却再也没有找到。从那之后，我的生活仿佛突然混沌起来。

第二章 红莲

我十四岁，读初中。

在这之前，一切都很正常，生活也很平淡，但我已经开始有梦想，会一个人选择一个安静的地方看书。

那时候学校很陈旧，周围树很多。平常学生们会在那树林里穿行打闹，所以把树干弄得异常光滑，地面也是寸草不生。

我会选择更远的地方，在树林深处，那些有大树的地方，独自一个人爬上树去，抬头看一阵天空的云，然后拿书出来看。

我看的书，几乎都忘记了名字，大概也不是些有名气的书，只是故事或者文字很吸引我，我经常从放学之后看到天黑。

我们是寄宿学校，放学之后到上晚自习之前，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供我自由安排。

那一天，像往常一样，天暗下来，听到上晚自习的预备铃声，我顺着高高的树干滑下，转过身奔向学校，却因为太快，撞上了一个人。

是个男人，很胖，穿着一件邋遢的道袍，身上散发出异味。

他就是奇峰。

我对他说了声“对不起”，然后撒腿就跑，却被他拉住。

“我在找一个男人，你见过吗？”他拿出一张照片，有些旧。

我感到奇怪，天色明明已经很暗了，但照片上的人很清楚。

照片上，是那个曾经握着火红长刃出现在我面前的男子，只是显得有些青涩稚嫩。

“见过，可是，都很久以前了，有七八年了。”我老实回答。

“你能把衣服脱了吗？”这是他第二句话。

我有些诧异地望向他：“我要去上自习了。”

“我只是想看看你的后背，确认某些东西。”他解释说，“因为我感觉你身上有某些熟悉的气息。”

他的眼神没有恶意，甚至有种温暖的感觉。我点点头，脱下了上身的衣服。

“果然如此，那臭小子真是白痴，竟然这么做！”他有些黯然地低下头，冰凉的手轻抚我的后背。

“叔叔，我还得去上自习。”眼看天色渐暗，我有些心急，害怕被老师责骂。

“自习？”他语气有些古怪地轻哼着，“你现在的年纪，该懂得一些别的东西了。”

“别的东西？”我不明白地摇头。

“譬如说，”他侧头望向远处的大树，“灵。”

“啊？”我懵懂。

“你现在出手的话，我不会阻拦的。”他对着那个方向说，“只要你杀了他，我就放过你。”

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这时有只貂样的东西从树后走了出来，口吐人言：“是吗？”

那一刻，我呆住了，既不知道害怕也不知道逃跑，因为比起这些来，我对会讲人话的貂更好奇。

貂形兽双目泛着红色，在夜幕下的树丛里，浑身散发着白色的柔光：“少年，原本我打算等你长大些，灵力强横些再吃了你，只可惜，命该如此。如今状况，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如果你妥协，我倒可以让你死得干脆利落，也少些痛苦。”

“你的意思，是要杀了我？”我望着那只有兔子大小的家伙，就像看到一个从童话故事里走出来的精灵，只是它的话带着杀意，而且，异常强烈。

“不只是杀，我还要吃了你的灵体，助我修行。”它毫不掩饰地回应，让我有些惊恐。很难想象，这样小的躯体，却能说这么嚣张的话语。

“我的灵体？虽然我不明白，可我确实还没做好死亡的准备！”我早已经瞄好退路，将手中书本猛地摔出，转身就跑。

“狡猾的小子。”后面一阵凉风袭来，让我脚下一软，“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地上石头很多，几乎让我摔了个头破血流。

貂形兽似乎是随风而至。此刻它的形象与先前大为不同，几乎膨胀成了双倍大小。一张嵌满了尖锐牙齿的嘴张得很大，四肢末端是锋利的长爪，满身散发着让人恶心的野兽气味。特别是口中，不停滴落黏稠的口水。

它的前肢狠狠地踏在我的胸口，如千斤巨石，直让我感觉呼吸困难，几乎背过气去。